

詮釋整體與解構歷程

黃筱慧

東吳大學哲學系

摘要 在人文科學的創作領域中，任何一種思想活動的記錄均必須經過人的詮釋。本文希望經由論述詮釋活動與思考的存有面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而探討思想在形成過程中的建立與重構。這正是詮釋循環的一種表現。當一份人文科學研究的文本出現在讀者的世間時，是經由人的詮釋文本才可以被開顯出存有的面向，而詮釋的整體建構使詮釋走向解構的可能性。凡會到詮釋整體與解構的關係的解讀者，可以使詮釋走向期待差異，而非意圖消毀差異性。詮釋的路徑正是解構的歷程。正是這種雙面向的互動可使人文科學的創造力得以發展。屬於人獨有的經創作文本表現生命記錄的方式，也可經由此一歷程不再在旅程中孤寂地創作。相反地，他們聆聽的可以是同音高的齊唱，可以是差異音程的共鳴和唱，甚或是寂靜本身。詮釋是一種待啓程的解構旅途，也是另一種差異的詮釋的前身。

序語

在人類的世界之中，一切與思維¹ 相關的活動記錄，都必須仰賴人類以符號書寫語言的產生，以及與其相關主體的互動與關係。當代歐洲哲學中的詮釋學(Hermeneutics)與解構理論(Deconstruction theory)，對思考主體的理解活動與主體經由符號訊碼的書寫前後的解讀差異，均曾深度地探討。在本文中我們參照詮釋學家李克爾(Paul Ricoeur)對文本(text)所下的定義，將文本視為一種經書寫固定下來的論述，² 經由這個開端，進而論述在詮釋活動中



的思惟者與成爲一種存有者(being)後的文本間所經歷的建立的存有關係，以及此關係中涉及的建構詮釋與解構已呈現版本間的歷程。我們將由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對存有的思考，探討解構存有者之如是境況，進而點出詮釋活動中的解構境遇所在。

由於相同的文本時常出現不同詮釋版本，歷史上諸多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也多半來自人們對與自己不同的見解，缺少寬容殊異的胸襟與氣度。歐陸哲學在接續着結構主義後出現的解構理論，一直企圖對人類有關符號的運用與思考加以研究，希望找出可以把握人與文字符號間關連性的研究方向與理論基礎。差異的產生時間序與面臨解消或重組的過程，是非常值得人們深入研究箇中的過程。如解構理論的論述者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以符號與槓線表達人與符號的理解與建構過程。對德希達而言，詮釋學理論對理解活動所做的思考，可以先推向哲學研究的邊緣，³當我們可以掌握主體由己處走向解構的過程後，詮釋學可以爲解構理論所合併，後者躍躍欲試地深具取代意圖。但在本文中，我們希望深入分析處在兩者間的一種互爲依存的關係。也就是說，詮釋的循環觀點，可以也必須在解構歷程中展現，新詮釋文本整體的誕生，在於當符號的詮解版本，經歷過人以思惟的此有性與文本互動之後，詮釋，如同一次思惟的此在(Dasein of Interpretation: Thinking-there)，解構的歷程性在於此存有的隱與顯之間循序連環地被人類實踐。

本文希望經由比對詮釋活動對存有與人的關係，表達在詮釋學與解構理論之間方法論上的互相依循的關聯，以論述爲何解構理論對符號解構的主張，實際上是詮釋活動中必經的思維與考量面向。唯有深具解構動態觀的詮釋者，可以建立主客互動後的新視域。也唯有具有循環觀的詮釋者，才可在得到新的整體觀時，欣喜地視差異爲自己在天地間生命力的再啓動，而不是以一種評斷是非確誤於權威性說法與自己的看法之間的態度，或憂心或只



求他非我是，置物與天地的大音與新意於耳外眼旁。在經由正視存有研究的詮釋理論與對理解符號言外之音，甚有新意的兩類當代哲學理論比較下，本文期望或可提供將兩向理論聯併思考的一份新角度與視野，同時對人文科學 (human sciences, Geisteswissenschaften) 在當代哲學的發展，有所貢獻。人的言詮活動本身，是人與其他存有物最不同的狀態與能力，當我們以解構理論對應詮釋學的存有理論後，所開發出對思惟活動的此在與解構詮釋之間的共鳴關係，此互相共有融合點對所有涉及人文文本的解讀者而言，應該如何互相對待，相信將有一重新的面對的態度與關懷的準備。因為經由這種過程的釐清，我們將可發現，詮釋中有解構的可能，解構使原詮釋版本的生命力再次開展。

一 詮釋循環與思維

1

詮釋學方法，經歷了史萊瑪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 的努力後，成爲一種以還復寫作者理解歷程與關注思想主體的生命經驗與歷史性的思維方法。當代的詮釋學，在海德格的理論推動之下，理解與對存有 (Being) 的把握不可分離。存有的呈現在於存有物 (beings) 之中，一旦啓動，這項呈現就開始了一次旅程，將無盡地在時間中行進下去。詮釋者自身先已具備一條可行的軌道，來自他自身的文化教化 (formation, Bildung) 與可在途中接駁，以前往他站的可能性，在被理解的對象與理解者之間，互相激蕩着。如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⁴ 最後所言，人類不斷保持存有問題的出現與顯身，是他書中的核心關懷與企圖所在。⁵ 當代詮釋學由海德格指引出自時間與語言的角度對所有在世存有 (being-in-the-world) 加以關注，在此以後，一條



通往不斷重建理解 (Understanding, Verstehen) 與表詮 (Interpretation, Rede) 的網路入口，因此展開。哲學的追問必須是關乎生命的，存有是生命的哲學式存在模態，一切生命形式的在，必須經過人們以存有基本結構思索之後，才可以表達出為何與如何的在。一旦完成與世界的共在後，存有成爲存有者。在詮釋的活動中，我們說與對象的共在形成主客互動後的言詮，一份詮釋稿件是一個思索者與其當下所在之環境，共同孕育出現的表達與詮釋，它是一次由存有活動到存有者的過程結果。所有的詮釋，均是一種作品，是經過理解活動後的產物。而詮釋在還未形成前，所謂詮釋的主體是指當時面對着這個對象在發動意向的主體，當他的存有者身份由一個在世存有物轉化成爲一個存有活動的此在 (Being-there, Da-sein) 時 (from a being-in-the-world to a Being-there with an object)，這個活動必須經由某種語言論述，才可以轉成爲新的在世存有者，由存有之動態到存有者之靜態時，中間經過了詮釋活動的實現，因此詮釋活動是一種在存有者與存有活動之間的基層活動。例如在一份文本面前，廣義的如景物、樂音、乃至某個人的風格或是某個觀點，舉凡可以引動思索，使意向發動的事物，在啓動有語言能力者成爲主體的當刻，其自身也成爲一個對象。所謂彼處 (there)，可以指在世界的某處。由於主體的在與客體必然有差別，因此我們將用兩者間的距離標示此與彼的關聯。主體意會到客體對己的吸引來自此間距 (la dist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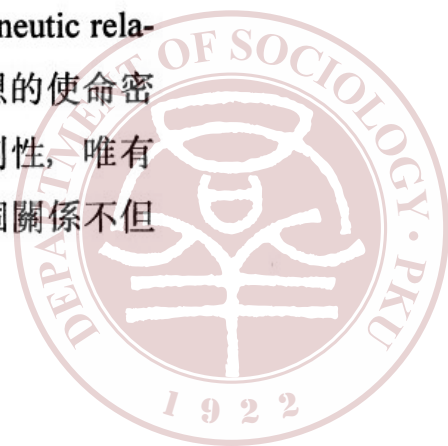
人們在進行詮釋活動時，首先都會面對一份在場的文本，人的述說使此文本產生意義，而作爲論述的主體，他當下與此文本的關連位置，在之後也將會一併被表達爲一份新的文本。詮釋 (interpretation) 是對原文本的見解，人在正當詮釋之時 (in interpreting)，主體正在經歷存有之在 (Being-there, Da-sein: interpreting there)。舉一個例子來說，當一個人面對着一個變化於瞬息間的海浪迎面撲捲將至之時，這個主體會以自身的境遇感 (State-of-



mind, Befindlichkeit), 遇合於對象的境遇, 兩方的存有者身份都會暫時失去, 變化成爲存有活動(Being-there with each other), 彼此均走向彼端, 以求理解的完成。我們可以將彼端理解爲在有間距的主客關係下所必會出現的區分現象, 事實上未必是具體的物理距離, 而是因爲每一個存有者與他者間的差異性呈現在此刻的主客關係之下的結果。由於這份差異是表現在兩者的存有者身份的語言中, 我們可以說它們各自的如其所是對接下來之存有之活動很重要, 唯有願意走向彼處聆聽的主體才可以真正不遺忘存有物的訴說, 一個可以聽的詮釋者可以使詮釋活動達到真實地表達出當下的對象與己的共存內容。前面的例子中, 當這個人說出海浪對他而言的意義時, 他可以認爲是壓迫的, 哽咽的或是溫柔的浪, 他的感受是他與浪的共存結果的表達, 換另一時空同一人未必言說同一文本的詮釋。說出時, 他的詮釋活動(Being-there as interpreting-there)已成爲詮釋版本(Interpretation, Rede), 此詮釋版本是一個新在世存有者。我們稱此一過程爲由與對象當下共存的詮釋活動, 到落入時間與空間, 完成詮釋版本定稿的一次過程(a process from Being-there as interpreting-there with an object to a being-in-the-world as an interpretation), 最後在完成時世上有一份墜落於時空的存有物誕生(Falling, Fallen), 開始等待他者言詮之。

2

後期海德格認爲詮釋學的關係應表現在循環性上。所謂循環(the circle), 提供出書寫此存有物的作者的安排與設計, 例如風對海浪的當下推動, 經由此書寫文本我們才有可爲基礎的前理解, 循環應由此開始。海德格所指的詮釋學關係(the hermeneutic relation)表現在存有與人的共同隸屬關係上。此關係與思想的使命密切相連。由於存有與人(man)之間的關係具有一種原創性, 唯有此刻如此地相關着, 如果我們以形而上的方式理解這個關係不但



不會真實地表達此一共存的真實內容表現，相反地還會有所危害，因此只有以存有思維的方式才可以表現在人與存有之間的隸屬性。因此，循環給詮釋的關係帶出一條出路，此關係亦即在於存有與人的共有隸屬之中。思惟之在 (Thinking-there)，即指對對象已提供的客觀內容重新組構，因此首重用心且在場。此融合的整體在詮釋後以將主體的存在與客體的存在融為一份新的文本表現。人類的存在性不斷地表現在存有中，無論我們以存有 (Being) 或存有之在 (Being-there, Da-sein) 稱之，Being 在其與某一對象關連在一起後發生，在其轉化為存有者後完成其思惟之在，文本的形式出現時，原有的存有物轉化形成為現行的詮釋版本，它是新的整體表現，對象的客觀性在此過程完成的同時，也經歷了一次的由客觀性走入主觀性再到新客觀性的歷程。⁶ 因此詮釋是人向存有物移動，開啓其中的思惟此在性，並存放在新版本中。人的思想使人表達出他與周圍世界的關係，人與世界無法脫離，海德格的理念在詮釋中得以實現，也唯有人的詮釋性使人不再只由抽象理念描述面對的對象，而採取與對象真實相處共存的方式表詮對象與己身的新關聯。主體由重構的方式可以為對象建立由己出發的面向，我們將此稱為詮釋式的思惟存有之在。此方式以“主體→客體”的存有活動為出發點，走向主體對思想中客體的文本書寫，然後此文本所代表的新存有物身份加入了原有的整體，任何一個部分的改變，整體已非前身，一如赫拉克力圖斯 (Heraclitus)⁷ 的體察一般，變化將會發生，整體與部分的互循在詮釋中不斷地展現下去。



二 思惟與解構

1

思惟，在詮釋主體針對對象描述的同時發動，一切的詮釋都必須以聯結主體與客體的連接式存有活動出發，也就是說，詮釋是思維的實現，思維使詮釋由既有版本走向新的版本，兩者均表現出人的存在。因此詮釋文本在對象身上表現為存有物 (being, interpretation)，而被它吸引的詮釋主體自己也有了一份文本 (以自己的存在樣態出現為另一存有物)，他們都如其所是地訴說自身，主體亦依據當下通過此關係了解現在與世界的關聯性後，就進而表詮為一份文本以記錄此次的相遇。詮釋形成了新的文本與新的整體關係。這個整體是詮釋循環的實踐。

也即是說，思惟是足以將人與存有結合的關鍵，在思惟的發動下，人可以走向世界，也可以重構世界。海德格將存有物與存有之在聯合在一起的關鍵，以思惟與存有物與存有者——人相聯結後，人這種存有者，得以用思想接觸並面對事物，所接觸的啓契處，為一個存有物與另一個存有物的意慾所在，相互合一的時刻，同時人作為表述的主體，他將表達出由己身的角度觀察下，事物對自身的意義。海德格並不主張在存有中，找尋不可改變的事物意義，人具有的是一種體會到與事物關聯在一起的實存性，此處與彼處的辨示能力使人與存有同在一起，但也將走向分開的人與物的關係，是思想使此關係具有歷程性，在相連與相距之中擺蕩與繼續。此能力存放在思想之中，詮釋所謂的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 是以思的方式經存有之在，接觸存有。人對存有之動的確有在先於他物的事實，但並不是指在存有中已有一個詮釋的先天的結構應被尋找出來。人的此種能力使人與世界相屬，透過存有之在，經在此，以走向在彼的方式，朝向物再回到自己的語言詮釋，詮釋之版本取代人存有的動能，加入於世界上與原事



物一起存在。所謂詮釋學的使命可以恢復世界的意義，相反地客觀化思惟會遮蔽事物與世界。詮釋開啓了世界與人，但單純假設世界是客觀地存在着只等我們去找出來的觀點是無法真實地詮釋世界的。⁸

2

因此當海德格以存有之在，為詮釋的能力與世界搭了一座橋樑時，他的理論也同時使應用詮釋學的思考者在面對作品時，不能規避詮釋活動的瞬間解消性。這是由於在世界上，人的參與性中具有人的思惟與作品兩種存有物的體質，與其他的動物不同。此類存有物使人必然走向再轉換的或是再變動的思考之動，以對存在於面前的事物嘗試新的感受。新的感受可以使對原件之感瞬間消轉為新的體會。我們將此類思惟在存有之在中的解構性歸諸於詮釋，因此詮釋與存有之在為一體兩面之物，由存有物(如海浪與觀海有感者)轉向存有之在(有感者的言詮)。由於人的思惟性使此活動成為可與存有物的原本語言(如浪的訴說)不同的內容，我們發現詮釋與解構之旅是同時展開的。當代的詮釋學研究者加培杜(John D. Caputo)曾經將有關海德格的研究與當代解構理論者德希達的理論作了一番比較。他認為存有的真理(the truth of Being)與命運必須經由原初起始走向新起始，在存有物的文法中與能指中(signifier, signifiant),⁹ 海德格的思惟方法改寫了傳統的形上學觀點，走向解構的旅途計畫。¹⁰ 德希達的計畫可使此解構之旅的目的標點呈現播散性的面貌，一如希臘的酒神精神(Dionysian energy)或是狂放自恣的精神(rude, υβρις)。由與此相對關聯的觀念一如形式文法等阿波羅精神(Apollo)，在希臘精神中的中和性必須在兩個相對張力中擺蕩，調和狂放的是德性概念(virtue, αρετη)，一如酒神與阿波羅之間。¹¹



3

由於海德格希望人們探尋存有本身，不單停留在存有物上，最重要的關鍵即在於時間化(temporalizing)。此觀點將海德格理論與解構理論結合並聯，使文本恢復生命力，由隱到顯，解構(de-constructing)與時間化使文本的張力由和諧的轉為變動的。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力圖斯指出一與多的張力觀點與詮釋學式的解構重釋非常密切，他曾以生命與琴弓(βιός)在希臘文的同字相異重音區別解構前後的張力的關聯性。人的存有之動在時間中使文本的原力結構轉化為與存有動能相結合，人的當刻狀態也有一份本身的張力表現，生命力的表現需要變動，唯有力的變動才可以產生下一階段的存有狀態。力(force)與力的相遇合表現，是力量(power)的展現開始點，在相異張力相抗衡的瞬刻，兩個差異原力的相遇使新階段開始，解構完成，原文本與人呈現了新詮釋關係，所言詮的內容隸屬於此有感而詮的主體的作品世界行列之中。

三 詮釋之旅與解構歷程

1

希臘神Lethe指出遺忘之川，詮釋主體在遇合於文本時的忘，可洗除傳統的形而上學的思惟之蔽，聆聽存有物與存有之動互相對話，忘卻己身的意識形態等，發動詮釋存有的力，以求與文本的力真實地融合。融合的完成是解構之旅的另一個起點之始，文本由已存的詮釋到思惟力的涉入，它所面臨的為一次由結構到解構的過程。思惟可以思索文本的字之外、弦之間可以出現的其他可能性。當文本足以給予主體新意時，絕非單由存有的文本獨力完成。詮釋之此在(Interpreting-there)與文本合作出新的版本時，是解構實踐的瞬間，新結構展現的開始。一切有關於詮釋的思想



動力都經歷着此一歷程。本文的觀點認為，這個解構歷程的實踐 (the praxis of the process of de-construction) 在於主體以詮釋之存有之在 (Interpreting-there of subject)，朝向結構再走出結構，走向此文本再走出此文本，文本的字面未變，但文意新湧。屬於此文本的世界中，從此以後就增添了可供人們思考的一種新面向。

2

我們應用 $\alpha\text{-}\lambda\epsilon\theta\epsilon\iota\alpha$ 表達此過程，意指由隱含到顯揚，再循環而續。加培杜指出此概念可以賦予海德格詮釋的真實含義，指持續的與歷史的彰顯。¹² 如不以破折號相連，此字只可指出真理一義，但海德格的用意與德希達的解構歷程可使詮釋存有與真理展現的歷程貫連為一系的思考，此模式視一切有關人思惟的思考均共享的歷程。

德希達的解構中還可以進一步解釋生產性的意義。Ereignis 指出生產的 (producing ownness)，我們可以譯此為 en-owning, en-dowing with ownness。詮釋與解構的聯合使文本與解消此文本之間，不斷循環。加培杜認為是德希達開啓了如此閱讀海德格的面向，但在他自身的理論中反而失去了此一重要的面向。¹³

如果海德格視存有與存有物之間的差異為開啓詮釋新意之門，同在德希達的延異 (différance) 概念內，也具有延緩 (defer) 與區異 (differ) 的功能。存有之在使此與彼成為差異的，有距離的，進入文本與解構文本後使己身的看法成為現在要延緩於世的新版文本之詮解。加培杜指出，海德格可以同時在文意中表現出延異觀念，其詮釋學思惟不只限於存有物與存有之別，而是：在差異中區異 (the differing in the difference)，一種本體性的差異，他建立了一種解構的詮釋學 (a deconstructive hermeneutics)。在延異 (différance → différence)¹⁴ 中，隱的是音中之異；在存有中，是存有之在。¹⁵ 存有之在可以延緩也可以指出差異，當解釋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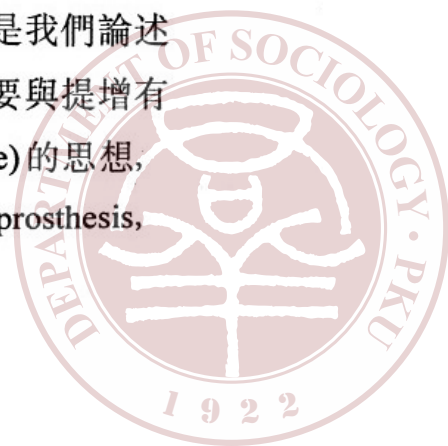
的意涵 (sense) 時，存有之在的發動必須讓它如其所是地成爲自己，一切以保有符碼爲主要任務，當完成後則要以解消此意爲主，以求區異。

3

因此 Ereignis 即爲存有，意指：經轉形的存有詮釋 (a transformed interpretation of being)。¹⁶ 我們可以將解構的歷程視爲將隱者顯出，且對顯出者再找尋隱處新意。海德格對希臘文字的隱顯思考，或是德希達對法文字母與讀音的隱顯詮釋，帶給哲學言詮一種新的形上性。我們認爲詮釋學與解構的過程使人不但走入事物與世界，而且走入人的本有之能，只是此動能的每一步都要依附於與物的互聽與互詮。歐陸哲學自希臘的變動說以來，歷經尼采與海德格等特殊的思考體會者，在在都給哲學形上的意義再次的考量，如加培杜所言，唯一可爲我們了解的真理內容是沒有真理。在一份文本中，所有可詮釋的能指都在解構中被釋放還與自由。世界上存在着文本、人與存有之在。詮釋學的思考不要以必有一份真理在文字中爲則，我們改以希臘哲人赫拉克力圖斯的童玩之王爲則，改以尼采的意志爲則，或是改以解構的延異之念爲則都可以給予詮釋動態的起站，詮釋的旅途同時也是解構的歷程。

4

德希達的延異 (différance → différence) 概念，使解構理論對海德格的詮釋學，可以接續着尼采式對哲學的思考，繼續追問甚麼是哲學的存在。尼采批駁的傳統真理觀雖在本文中不是我們論述的觀點，但是有關哲學的真實精神，與生命的根本需要與提增有所關聯，¹⁷ 我們如果回到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的思想，他對哲學的論述中有生產 (poiesis, ποιησις) 與增添 (prosthesis,



προσθεσις)¹⁸ 兩相互動的概念，與此處對哲學精神的思惟也有同工之曲。對德希達而言，任何的語言符碼的言詮都是一延異的產物，但在海德格的遺忘真理觀(a-letheia)之下，存有的真理與人相繫，不但是存有的真理，而且是人的存有動性彰顯的真理，是指歷程的真理。當不相信任何真理的尼采，與用存有動能取笑尼采式最後形上學(指他還抱權之意志於懷不放手)的海德格，都是解構理論的閱讀對象時，德希達以尼采的配備再刺了海德格重重一下，因為他還是不了解尼采。¹⁹ 德希達的真實在於將對存有的渴望也納入可能成爲權威之柄的假象，當哲學的追問以真爲目標的時候，當代的哲學解構給與我們鞭策的可能與武器，一如德希達對諸位前者所做的。²⁰ 我們可以再以此同一延異之觀，面對一切的文本，也包括解構的理論主人本身。我們的觀點是一切的文本都可以經人與存有共同被閱讀，但一切所讀出的意義，真確的效力只保證在此一時空中，不是永真與恒存，它像是在旅程中的窗外景物，再次提供旅人可思之依據，但每一個旅人在每一個時空下將有自己的某種新意與心得將被書寫與記錄着。

結語

詮釋的循環方法使思考者得到了新的文本整體，就在當人們發現面對每一次新文本時，詮釋的理念都是在解構的歷程中的某一次循環，那麼本篇論述中所希望釐清的觀點，將可使處在人文科學工作中的詮釋者建立一種與文本互動且時時更新的詮釋心態，而不同內容與版本間的差異性，也正是來自思維與思惟間，經由人與語言符號的生命張力所共同經營的表現。我們在這裏對於詮釋與解構的論述，它們可使原本只是部分與整體的詮釋循環發展爲存有物與存有之在場的動態的互相循環，當此與彼的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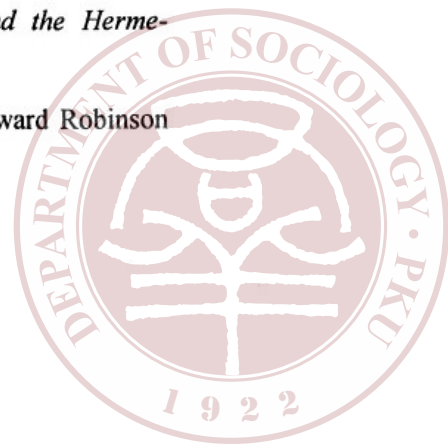


在主體心中成爲考量時，差異也就在此刻將要進入主體的意會之中，它一直爲主體以期待的心態出場。文本原有的結構固然可使意涵延緩且被解消，但是屬於解讀者的人類具備着另一份人存有的張力，亦可使文意被經由區異而走向差異的誕生，屬於此主體的版本將代表此主體與世界在當時的關係繼續存在於世界上。

因此，一切有關人文的詮釋的真理(the truth of interpretation)，是否我們可以用詮釋時的真實歷程(the real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取代對它的意圖與貪妄，但卻在詮釋時，改以建立與解構的互循地繼續前進，面向這個真理的概念，且又了解到它不屬於人可掌控的，對德希達而言，延異無所不在，詮釋出的版本只是虛幻，但如果用此延異檢定延異與解構觀，我們在本文中所指出的，是一種中和的詮解態度，詮釋活動在當代所討論的解構理論與希臘的生命張力之間，是一次又一次的合唱，我們認爲解構與詮釋，如同將開往某個地點的火車，思維是火車與軌道，人與景色使歷程的旅行開動，旅客可以有預定的方向與地點，卻總是無法預測抵達時的意境與心情。

注釋

- 1 有關思惟與思維兩個詞語的使用，本文中將Thinking譯爲思惟，Thinking-there譯爲思惟之在。因爲Da-sein必須與境遇，理解相關，存有才不致被遺忘其正在彰顯的被詮釋面向。而思維，the thinking則取其可譯出在存有開顯後，表述爲如思想維度的意義面向，故以這兩個詞翻譯在不同狀態下有關思想存有的表現。
- 2 Paul Ricoeur, *Du texte à l'action*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6), 137.
- 3 John Caputo, *Radical Hermeneutics: Repetition, Deconstruction, and the Hermeneutic Projec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5.
- 4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486-488.
- 5 同上注。



- 6 同上注, 96.
- 7 Charles Bakewell, ed., *Source Book in Ancient Philosophy* (New York: Gordian Press, 1939), 30.
- 8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96.
- 9 “能指”一詞來自瑞士語言學家Ferdinand de Saussure, 指隱於符號文化面內, 支持此符號的“所指”(signified, signifié)出現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文法面向所在。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Éditions Payot, 1972), 97-103.
- 10 Caputo, *Radical Hermeneutics*, 154.
- 11 在尼采(F. Nietzsche)的作品中常以希臘精神為向上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的描述。有關此觀念亦可見柯普斯登(Frederick C. Copleston)的哲學史希臘篇中有關中和思想的論述, 見柯普斯登,《西洋哲學史》, 傅佩榮譯(台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86), 22-23; Friedrich Nietzsche, *La naissance de la tragédi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77), 95-101.
- 12 Caputo, *Radical Hermeneutics*, 177.
- 13 同上注, 178.
- 14 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3ff.
- 15 Caputo, *Radical Hermeneutics*, 179.
- 16 同上注, 181.
- 17 同上注, 155.
- 18 Aristotle, *Métaphysics*, vol. 1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91), 8, 35.
- 19 Jacques Derrida, *Spurs: Nietzsche's Style*, trans. Barbara Harlo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109, 55, 59.
- 20 Caputo, *Radical Hermeneutics*, 155.

